



誠實的小海軍

恩·日達諾夫著 張馨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誠實的小海軍

恩·日達諾夫 著

張 馨 譯

符·柯諾瓦洛夫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Н. Жданов
МОРСКАЯ СОЛЬ

Детгиз 1951

書號 · 譯0035 28開本 63千字 定價4,700元

誠實的小海軍 (高)

著者	恩 · 日達諾夫
譯者	張繼馨
繪圖者	符 · 柯諾瓦洛夫
校閱者	李俚民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一廠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1953年9月初版 1954年2月2版 印數15071—2509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新學生·····	一
道路·····	七
在野營裏·····	一五
仍舊是那一天·····	二九
碼頭上的犯規行爲·····	三六
最初的驚慌·····	四九
在巡洋艦上·····	五三
意外的後果·····	六九
光榮的事業·····	七六

新學生



涅瓦河邊有座房子，遠看好像一隻船。房頂上豎着桿室側的尖塔，塔頂旗杆上飄着一面海軍旗。二樓窗戶上面的圓形壁龕裏有一尊彼得大帝的銅像。正門口放着兩門古老的大砲，也是銅鑄的，由於時間過久，已經又黑又綠了。房門口站着一個穿全套海軍制服、皮帶上掛着扁刺刀的哨兵。

當杜夏、麗莎姑母和奶奶走到房子前邊的時候，那哨兵迎着他們向前跨了一步，行個舉手禮，問他們有什麼事。麗莎姑母指着杜夏，說明這是她的侄兒杜夏，他已經考取了學校，得到海軍上校巴赫魯舍夫的許可，到喀琅施塔特去看奶奶，現在請假期滿，來校報到了。

麗莎姑母特別着重地說出「請假外出」「報到」等字眼，好像要顯出她很熟悉這所房子裏的軍事規則。

「請等一等，」哨兵說。



杜夏正打算看看大砲的時候，哨兵叫來一個通訊員，領他們到值日軍官室去。

原來，錄取的新生都到城外野營去了，他們就在那兒度過開學前的日子。

杜夏跟麗莎姑母和奶奶說了再會，按照值日軍官的指示，坐在靠牆的長凳上，焦急地等待以後的事情。

袖子上帶臂章，身材勻稱，舉動靈活的值日軍官，不停地拿起放在桌上的幾個電話機聽筒，或者應着鈴聲答話，或者自己往外打電話。

就在杜夏的頭頂上掛着一幅標語。杜夏小心地往旁邊移動一下，想把標語看清楚。

「要留心一切事物，什麼都不要放過，要學習再學習。」他唸了一遍，有點替自己擔心：他能不能照這兒要求的那樣去做呢？

屋裏進來一個胖水手，他穿着一套穿舊了的海軍白制服，臉上紅紅的。他站在桌子旁邊，把手放到制帽沿上，說：

「海軍少尉加夫留欣到。」

值日軍官也把手在帽沿上按一下。

「海軍上校命令，陪送兩個學生到野營去，」他說。「一個在這兒，」值日軍官指杜夏，「另一個大概在廚房裏；他們的介紹信已經辦妥了，在戰鬥隊長那裏。跟運糧食到野營的卡車一塊去。下午三點整出發……明白了嗎？」他說完了問。

「完全明白！」少尉說。他一邊回身問杜夏：「你領到制服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」杜夏說，「我剛到。」

「那末跟我來吧，」少尉命令說。

他們經過一條長廊，走到淋浴間裏去。杜夏洗過澡，領到一套制服，替換他脫下的衣服。制服可一點不像他在照片上看到的，別的正式那希莫夫海軍學校學生穿的那種。

（杜夏還沒有把自己看作正式的那希莫夫海軍學校的學生呢。）

「這是工作服，」少尉說，「三號制服要另外發給。」

杜夏最喜歡那件有鑄形鈕子的黑色海軍呢上衣。藍亞麻布的長褲不大像海軍穿的，皮鞋却是新的，走起路來「吱格吱格」非常好聽。那頂海軍帽雖然沒有飄帶，他也很喜歡。他想，如果現在麗莎姑母和奶奶看見他，一定認不出他來了。

「好了嗎？」他聽見少尉的聲音。「現在咱們到廚房去。」

他們又穿過走廊，走過一間大屋子，那兒一定是飯廳，裏面正在修理，地板上灑滿白粉，桌子都移到一邊去，他們一直往廚房裏走。在這兒，穿白外套的廚師站在一道特製的小梯子上，站在巨大的爐灶旁邊，爐灶上擺滿了銅鍋子，像座舞台。廚師正拿一把槳形杓在一隻大桶似的鍋裏攪拌。一個男孩子坐在靠窗的小桌子旁邊，穿着和杜夏一樣的呢上衣和藍亞麻布褲子。看起來他已經吃過東西，正在用手抹嘴唇。他個子不比杜夏

大，但是生得又矮又結實，肩膀寬，樣子很嚴肅。

廚師端來一盆香噴噴、滿是油的甜菜湯，擺在杜夏面前，說：

「喂，小水手，嚐嚐咱們船上的菜吧。」

杜夏快要吃完了，他的鄰座人看着他的盆子，說：

「他們給我的也是這種——帶肉的！」

杜夏只是看看他，沒有說話。

這時候，加夫留欣少尉把窗台上孩子們的無舌帽拿在手裏，翻來覆去地往裏面看，又放回去，問：

「你們倆誰叫瓦·巴·特魯庇諾奇金？」

杜夏鄰座的人滿面通紅地站起來說：

「瓦連京·巴甫洛維奇·特魯庇諾奇金是我。」

「很好，」少尉贊許說，「不過帽子上寫名字可沒有規定過，而且還用的藍鉛筆。」

坐下。不論是姓，不論是名字和父名的簡寫都不用寫在衣服上，」少尉不知為什麼朝杜夏看看，帶着訓誡的，但不是生氣的口吻加上一句。「懂嗎？」

「懂了，」杜夏說，雖然他並不知道什麼是「簡寫」。

「我的頭很大，」瓦連京嘆口氣，解釋說：「要是誰拿錯了，別人的帽子我怎麼也

戴不下去。」

「不應該拿錯。」少尉指明說。「咱們這兒可不許這樣。」

他們三個人走到外面院子裏，打着帆布篷的卡車早已停在那兒了。

穿海軍服的司機從司機座裏探出身子，轉動着駕駛盤，把車子向院子角落裏倒開過去。發動機突突地響了幾下，就不滿意似地吼叫起來。司機把車身往台階上一靠，關了發動機，鑽了出來。他一下子顯得那麼高大，杜夏不禁奇怪起來：司機座怎樣裝得下這個人。

兩個戴白圓帽的水手，開始往車上裝又香又熱的大圓麵包。後來他們又把六袋雜糧拖到車裏，再把這些東西都用帆布蓋好。

司機繞着車身走，先用靴子踢踢一隻輪胎，然後挨次踢其餘的，又往車裏看看，掀開帆布朝杜夏和瓦連京問：

「誰要上來？」

瓦連京靈活地一跳，攀住了車身板，用手撐着把身子聳上去，然後攢起一隻腳，一眨眼人就到了車裏。杜夏也攀住車板，用盡力氣聳身子，想把一隻腳攢上去，可是車實在太高了，杜夏幾乎摔下來，瓦連京從上面攙住他，幫他翻過了車身板。

少尉也爬到車上，和杜夏一起坐在麻袋上。

「好了！」他對司機說。

卡車「嗚嗚」地叫了一陣，震動一下，開出了大門。

這時候杜夏才看見，奶奶和麗莎姑母並沒有回家，還站在校門對面的河邊。她們看見卡車就跑過來，但是司機一點也不理會地加快了速度，杜夏只聽到麗莎姑母的聲音：

「祝你幸福，小杜夏！」

奶奶默默地站着擺着手。她一定沒有認清杜夏，可是她的臉色却是親切的、慈善的、明朗的。

道 路

陰沉沉的秋日，鉛色的天空低垂在水面上，在其他季節裏十分美麗的波羅的海，顯得又嚴肅、又冷靜。嘩嘩的白浪沖破迷霧，來勢洶洶地直奔向海邊，浪花飛濺開來，沖到大石頭上；風把岸邊的松枝壓到地面上。

沿着海邊，幾乎到處蜿蜒着零零落落的鐵絲網、矮柱子和戰後（註）留在這兒的海防隊的障礙物。這使這一帶的景象變得更加嚴肅了。

（註）指衛國戰爭。

我們故事裏的這幾個人，就是在這樣陰沉沉的一天裏趕完自己的路程的。

車剛出城，天就下起雨來了，風颳得很大。帆布濕了往下沉，冰涼的水滴滲透帆布篷，一直滴進杜夏的領子裏。

「我們往裏面來一點，」少尉說。

杜夏和瓦連京爬上麻袋，安排妥貼了，背貼着暖烘烘的麵包坐下來。

「你知道我們坐的是什麼車嗎？」瓦連京小聲說。

「什麼車？」

「『高茲牌』的，就是高爾基汽車製造廠造的。我一看就知道。我們在前線就用這

種車裝大砲。」

杜夏覺得奇怪地看看他的同伴。

「你到過前線嗎？」他又羨慕、又不大相信地問。

「怎麼沒有！……噯，你瞧！」

瓦連京敞開海軍服的上裝，杜夏看見他裏面的法蘭絨衣服上，別着一個白色的圓獎

章。

「……」瓦連京是嚴肅地說，一面慢吞吞地扣上海軍服上裝。

……可以看見濕淋淋的石頭。沿路是一片窪地：水在草

叢裏晃蕩，一叢叢的灌木好像鴨子似地在水裏飄浮。灌木後面，右方是一大片棕紅色的黏土地，一定是新犁過的。田地上空罩着灰紫色的烏雲。可是，忽然在黏土的低窪地上，騰起了白色的浪頭。杜夏覺得整塊田地都轉動起來了，好像在呼吸。

「海！」他不由自主地叫出來。

兩個孩子都開始貪婪地朝低矮的海岸看。海岸幾乎和海相平，彷彿海水只要漲高半公尺，就會淹沒兩邊的小土丘、道路和地平線上的一切了。

後來卡車在疏落的松林裏開了很久。樹木後面有一條鐵路——它一會兒隱沒，一會兒出現——木板屋、木棚、電桿接連閃過。現在卡車向左轉了個彎，停住了。司機座的小門砰地響了一聲，高大的司機走過來，朝帆布下面的人望一望，杜夏又覺得他像個巨人了。

「他們在這兒不冷嗎？」他問少尉。「要是冷，可以到我那兒去，我那兒暖和點。」

「孩子們，沒凍壞嗎？」加夫留欣問。

杜夏並不冷，但是他覺得坐在司機座裏很有趣，所以沒有答話。

「你們輪流去。就是你先去吧，」司機碰碰杜夏的袖子說。

杜夏敏捷地跳到地上，跟着司機爬上司機座，坐在皺了的皮墊子上。車身動了一下，現在前面的東西都迎着他們跑過來，可不像剛才那樣，東西都在下面飄過。司機座

的窗玻璃上還有幾滴水往下流。司機用大手抓住方向盤，仔細地看着道路。杜夏很想和他談談，但是又怕妨礙他開車。最後他還是拿定了主意：

「這是『高茲牌』，對嗎？」他胆小地問。

「車嗎？不，這是『吉斯牌』。它們的確很相像，不過這一種勁兒大。」

「它能裝大砲吶！」

「什麼都能裝……大砲也可以裝。難道你看見過？」司機注意地看着杜夏問。

「我沒有看見過，」杜夏可惜地說。「和我一起坐車的孩子看見過。他到過前線。

他還有一個真獎章呢。」

「原來這樣！」司機覺得奇怪地說。「這麼說，你沒有獎章？」

「我沒有，」杜夏一面回答一面想，司機一定喜歡和瓦連京坐在一起。「您要是願

意，我把他叫來好嗎？」他提議說。「不過您得把車停一停。」

「等一會兒，忙什麼，你在我這兒耽厭了嗎？」

「不，什麼話！我在這兒很好。」

「你是新生嗎？」司機問。

「是新生。」

「爸爸在艦隊裏工作嗎？」

「他曾經在巴倫支海上服務過。」

「在巴倫支海？姓什麼？」司機又問。

「派拉莫諾夫。」

「指揮過潛艇嗎？」

「指揮過，不過他在那兒犧牲了。」杜夏確定地說。

「聽說過。」司機說了又仔細看杜夏。

「您認識他嗎？見過面嗎？他是什麼樣子的？」杜夏問。

「你怎麼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」司機甚至減慢了開車的速度。

「我那時候還很小。麗莎姑母帶我撤退，奶奶還想我呢。」

「嘿，你這孩子！你現在大概是十來歲吧？」

杜夏點點頭。

「嗯，」司機繼續想心事，「離開那時候已經有五年了，哪兒還記得住……你爸爸是個真正的水手。他擊沉了四艘德國運輸船，還有一艘好像是巡洋艦，或是魚雷艇。」

「這事情奶奶對我講過。」

「怪不得，小兄弟……你沒有媽媽嗎？」

「我沒有媽。我一生下來她就死了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是個孤兒了。」司機說了又加上一句：「嗯，小兄弟，事情竟是這樣……」

他們兩個沉默了好久。

「北邊的水兵都很尊敬你爸爸。都記着他。」司機補充了一句，他的臉變得又嚴肅、又認真。

道路開始往左拐，通向海邊。杜夏在汽車的鬧聲裏，聽到了風的呼嘯聲。水面上蜿蜒着一條骯髒的泡沫，渾濁的浪花濺到被海水沖擊的石頭上面。這一切都散播出一種陰沉的力量。杜夏感覺到這種力量，貪婪地看着前面。但是道路又往右折，閃過去幾所油漆的板屋，後來又是一座小樹林。

「您也到過前線嗎？」杜夏問。

「怎麼沒到過，就到過北方你爸爸的地方。不過我在陸地上，正確點說，是在海軍陸戰隊裏。還有『卡秋霞』（註）呢……你大概聽說過吧？」

「您開過『卡秋霞』嗎？」杜夏嚷着說。

「嗯，說實話，我自己倒沒開過，我一向是開車的。『卡秋霞』是裝在汽車和卡車裏運的。我就做過這些車的司機。我們的部隊是近衛迫擊砲隊。『卡秋霞』是游動的。」

（註）『卡秋霞』是一種火箭砲。

咱們往敵人的近處開過去，狠狠地轟一下子——又到別的地方去了。他們在哪兒一發現咱們，就開砲轟，咱們可早就沒影兒了。咱們已經在別的地方，他們還在朝這兒轟！」

「他們沒打傷您嗎？」

「什麼事都遭到過。說實話，子彈和砲彈片全沒到我身上來。可是我却自己開着車一直衝到地雷上去了！那時候，我們也像現在這樣開着車走，道路很寬闊，碾得平平的。我稍稍往旁邊轉一點兒：打算避開對面開來的車，可是後輪胎却一下子壓到地雷上去了！」

「後來怎樣了？」杜夏問。

「後來還會怎樣……當然是爆炸了。我被擡到車外，記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了。我躺着要吐，力氣也沒有了。後來我吃了幾口雪，才好了一點。」

「您什麼地方受傷了？」

「你最好還是問我什麼地方沒受傷。小兄弟，我渾身都是傷。胸脯、頭和兩隻腳都受了傷。最糟的是內傷，爆炸把我震得夠受，好容易才走回去。」

杜夏又尊敬、又奇怪地看着司機那又結實、又高大的身子。

「看什麼呀？」司機笑笑說。「現在我又恢復過來了。在醫院裏的時候，身子比你還差呢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